

文史普及小丛书

新编戏曲故事一百则

沙文 编选 江苏古籍出版社

新编戏曲故事一百则

著 作 者 沙 文编选

责任编辑 王华宝

责任校对 何镇东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8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100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江苏新华印刷厂

印 刷 者 扬州印刷厂

开 本 32

印 张 5.375

印 数 1—10000 册

字 数 119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519—946—9/I·288

定 价 5.2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窦娥冤	1
救风尘	6
望江亭	10
鲁斋郎	14
墙头马上	17
西厢记	20
汉宫秋	24
荐福碑	26
虎头牌	29
双献功	31
看钱奴	34
赵氏孤儿	36
柳毅传书	39
秋胡戏妻	42
张生煮海	45
合汗衫	48
李逵负荆	50
魔合罗	53
灰阑记	57
倩女离魂	60
拜月亭记	63

琵琶记	66
杀狗记	68
荆钗记	70
陈州糴米	72
盆儿鬼	75
抱妆盒	78
中山狼	80
僧尼共犯	83
玉玦记	85
红线女	87
浣纱记	90
替父从军	93
红梅记	95
鸣凤记	97
牡丹亭	99
邯郸记	103
一文钱	105
红梨记	107
绣襦记	110
郁轮袍	112
玉簪记	114
西园记	116
一捧雪	119
清忠谱	121
渔家乐	124
桃花人面	126

风筝误.....	129
闹馆.....	131
长生殿.....	132
桃花扇.....	134
矫诏发仓.....	137
思亲罢宴.....	139
雷峰塔.....	140
借靴.....	143
打面缸.....	145
张古董借妻.....	147
挡马.....	149
十五贯.....	150
秦香莲.....	153
天仙配.....	156
双推磨.....	158
梁山伯与祝英台.....	160

窦娥冤

楚州城里有位蔡婆婆，丈夫已经去世了，身边只有一个八岁的儿子，母子俩相依为命，所幸家中颇有些钱财，就靠放债度日，日子也还过得去。

城中有个穷秀才窦天章，原是长安人，虽满腹经纶，可惜时运不济，妻子去世后，他带着七岁的女儿瑞云流落到楚州。窦天章穷困潦倒，只得向蔡婆婆借了二十两银子的高利贷，言明一年后连本带利还四十两。窦天章哪里有钱还得出，蔡婆婆几次上门催讨，见他实在是榨不出一滴水，就提出把瑞云送给自己当童养媳。开始窦天章死活不依，可没钱还债，无米下锅，恰好此刻又到京城应试的时候，左思右想，最终还是把女儿带到了蔡家。蔡婆婆留下了瑞云，将借债的文书还给他，又送了十两银子做盘缠。窦天章和女儿洒泪而别，上京应举去了。

瑞云聪明伶俐，清秀可爱，蔡婆婆本就很喜欢她，把瑞云的小名改成窦娥，当成亲生女儿一般看待。过了没多久，蔡婆婆就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邻近的山阳县去住了。

转眼十年过去了，蔡婆婆为窦娥和自己的儿子办了婚事，小两口日子过得倒也挺美满。岂料天有不测风云，结婚刚两年，窦娥的丈夫就病死了。就这样，窦娥不觉在孤苦中又熬了三年。蔡婆婆依旧做自己的老本行，四处放债收利息。

这天天刚亮，蔡婆婆就到山阳城南的赛卢医家去讨账。这

个赛卢医开着个中药铺，一边还行医看病。赛卢医头年向蔡婆婆借了十两银子，今年本利该还二十两，他哪有钱还债呢。他见蔡婆婆找上门来，心中陡生恶念，顺手在腰里塞了根麻绳，满脸堆笑地迎上前去，谎称银子在钱庄，要蔡婆婆跟他一起去取。蔡婆婆不知是计，兴冲冲地跟着就走。

两人过了南门桥，这赛卢医领着蔡婆婆往荒僻的地方走，他看看四周无人，抽出麻绳，冷不防套在蔡婆婆脖子上使劲一勒，蔡婆婆一下昏倒在地。正在此刻，小路上过来两个人，赛卢医一见，吓得扔下绳子，夺路而逃。

来的这两个人是一老一少父子俩，老头叫张老儿，儿子叫张驴儿，都是惹不起的泼皮无赖。他俩救醒了蔡婆婆，便打听事情的来龙去脉。蔡婆婆一边揉着脖子，一边把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驴儿一听蔡婆婆家还有个年轻寡妇，就起了坏心。他要张老儿去和蔡婆婆说，他父子俩要娶她婆媳俩做老婆。蔡婆婆一口回绝，张驴儿脸一沉，威胁蔡婆婆说：“你不肯？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仍旧把你勒死算了。”蔡婆婆吓得六神无主，只好答应，就领着张驴儿父子往家里走。

蔡婆婆一进大门，窦娥赶紧迎上来。她见婆婆脸色阴沉、眼挂泪花，就问发生了什么事，蔡婆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嗫嗫嚅嚅地把今天发生的事叙说了一遍。窦娥一听，又好气又好笑，把婆婆数落了一番。

这时，张驴儿父子在门外等得早不耐烦了，兴冲冲地闯进门。张驴儿嘻皮笑脸地去拉窦娥，窦娥气得满脸通红，一把将张驴儿推了个跟斗，扭头就回自己屋去了。张驴儿恼羞成怒，蔡婆婆一见，连忙向这两个无赖赔礼道歉，让这两个无赖住在

家里，等她慢慢去劝解窦娥。

张驴儿见窦娥连房门都不出，一身泼皮功夫想使也使不出来，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这小子眼珠一转，又想出了一条毒计：先毒死蔡婆婆，等剩下窦娥一人，不怕她不听自己摆布。张驴儿打定主意，就出门去找药铺买药。

张驴儿特意跑到偏僻的南门外的药铺，一进门，鬼精的张驴儿就认出坐在柜台后心神不宁的医生就是那天要勒死蔡婆婆的赛卢医，单刀直入地说：“讨服毒药！”赛卢医一口回绝，张驴儿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喝道：“你当我不认得你呢？前日想勒死人的不是你吗？不给，咱俩见官去！”赛卢医吓得乖乖配了一剂毒药交给张驴儿，等送走了这个瘟神，赛卢医越想越害怕，急忙收拾了点东西，关上店门，跑到外地去卖耗子药了。

张驴儿回到家，恰巧蔡婆婆有些不舒服，窦娥给婆婆做了一碗她想吃的羊肚汤。张驴儿趁窦娥去取盐时，悄悄把毒药放进汤碗里，然后到旁屋去等着看热闹。蔡婆婆端起碗，突然一阵恶心，呕吐起来，她见张老儿正在旁边，就让他把汤喝了。没多久，就听张老儿抱着肚子，刚喊了几句“难受”，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七窍流血，一命呜呼。

蔡婆婆一见死了人，吓得哇哇大哭。张驴儿一听声音不对，跑过来一看，心里暗暗叫苦，转念一想，正好可以要挟窦娥。谁知窦娥心里没鬼，情愿见官，不肯私了。张驴儿见窦娥不肯屈服，不愿嫁给自己，拉上婆媳俩就上衙门。

楚州太守桃机是个有名的昏官、贪官，谁给的钱多，谁的官司就赢。

张驴儿这个刁钻泼皮，栽赃诬陷、打官司告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一到衙门，就用银子将太守打点好了。窦娥哪里知道

这些官场的别别窍，她理直气壮地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申诉了一遍，桃机根本不听，张驴儿在旁边暗示几句，这昏官立即吩咐用刑。窦娥被打昏三次，又用水喷醒三次，仍咬紧牙关，不肯屈招。桃机见窦娥宁死不招，便让人打她婆婆。窦娥是个孝顺媳妇，知道一动刑，年老体弱的婆婆准死，只好承认是自己下的毒。

桃机得到口供，就下令将窦娥用木枷枷了，打入死牢，明日市曹斩首。

第二天，窦娥戴着木枷，忍着钻心刺骨的伤疼艰难地走向刑场。她一腔冤愤，无处申诉，真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刑场上，窦娥向监斩官提出一个要求，她要站在一张干净的席子上，再要丈二白绢挂在旗杆上，监斩官答应了窦娥。窦娥满怀悲愤，对天发下三个誓愿：苍天为证，若是我窦娥确实冤枉，刀过头处，血飞丈二白练，地上滴血皆无；三伏天降下三尺瑞雪，将我尸首掩盖；从此让楚州大旱三年，不降滴雨。刽子手准备动刀行刑，霎时间，北风呼啸，乌云翻滚。等杀了窦娥，果然血溅白练，大雪纷飞。监斩官大惊失色，口称这窦娥必有冤情，话音未落，一行人就慌慌张张离开了刑场。

再说窦天章自从进京应考，一举及第，官拜参知政事，至今已有了十六年了。他得官之后，曾派人到楚州打听女儿的消息，不料蔡婆婆早已搬家，音信全无。窦天章为官清廉刚正，颇受朝廷信任。最近又兼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赐与势牌、金剑，专查各地贪官污吏。今日来到楚州，眼见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楚天章无心应酬，独坐知州官署，稍事休息，随后便忙着查阅文卷。

楚天章刚看了一份案卷，不觉一阵昏眩，便趴在桌上打起

盹来。他刚合上眼，就梦见女儿瑞云向他哭诉自己的悲惨身世。窦天章猛然惊醒，才发觉是南柯一梦，可梦中之事恍然若真，他遂起身抽出窦娥的案卷，打开一看，果然荒唐至极，想勒死蔡婆婆的赛卢医没有供词，毒药来历不明，张驴儿和蔡家本非一家人，他的老子却成了窦娥的公公。

第二天，窦天章传问楚州太守和该房典史，结果一问三不知，原先的太守桃机居然已高升了。窦天章速命人将张驴儿、赛卢医、蔡婆婆带来，他要重审此案。

张驴儿、蔡婆婆很快被带至公堂，只是赛卢医三年前出逃，山阳县令正派人缉拿。窦天章升堂问案，谁知张驴儿拒不招认，因为没有证据，窦天章一时也无计可施。

正当这时，堂外衙役高声喊道：“逃犯赛卢医押到！”赛卢医胆子本来就小，知道事已败露，不敢隐瞒，哆哆嗦嗦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地说了一遍。张驴儿再也无法抵赖，只得招供。

窦天章见案情大白，当厅宣判：张驴儿毒死亲爹，奸占寡妇，判处死刑，押赴市曹钉上木驴，刷一百二十刀处死；前任州守桃机并该房典史，玩忽职守，冤杀好人，杖一百，永不录用；赛卢医赖钱不还，图谋杀人，又出售毒药，致死人命，判发配五千里外充军；窦娥无辜被杀，应予昭雪。

宣判之后，窦天章走下公堂，与蔡婆婆相认，见她孤苦无依，把她接到家中收养。

恶棍张驴儿被凌迟处死了，赛卢医充军边疆，贪官桃机也受到了惩罚，但善良的窦娥却不可能再生了。

（据元关汉卿杂剧《窦娥冤》编写）

救 风 尘

汴梁城有两个著名的歌妓，一个叫赵盼儿，一个叫宋引章，二人原也是良家女子，只因穷困潦倒，无奈堕入青楼。二人长得花容月貌，自从进了这烟花队里，吹拉弹唱，行令猜枚，无一不精，一时间名声大震。但是这迎来送往的卖笑生涯毕竟难以长期忍受，赵盼儿和宋引章都一心想尽快从良，能有个好的归宿。老成的赵盼儿深知世态炎凉，轻易不肯许人；而年轻活泼的宋引章早就抛出绣球了。

一开始，宋引章结识了上京赶考的秀才安秀实，两下有情，订下了婚约。不久，她又看上了官宦子弟周舍。这个周舍是个花花公子，浪荡儿郎，家中已有两个老婆，还整日出没酒肆青楼。见了宋引章，他施出百般手段，夏天为她打扇，冬天为她暖床，平时为她打扮，哄得宋引章一心要嫁给他。

这天，周舍从江南做买卖回来，装了一车的绫罗绸缎、山珍海味，还有不少金银首饰，不回郑州，直奔汴梁而来，准备迎娶宋引章。宋引章的母亲李氏极力反对，可见女儿执意要嫁，只好答应了。安秀才得知这个消息，急忙来找赵盼儿去劝说。赵盼儿也不赞成这桩婚事，便匆匆赶到宋引章家。宋引章不听劝告，还对赵盼儿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就是给他打死，也不会来央求你的。”

赵盼儿见话说到这份上，只得起身告辞。赵盼儿刚回家，安秀才就赶来问信，得知事已不可挽回，长叹一声，准备上京

应试去。赵盼儿断定此事不会就这么结束，就劝安秀才暂时还在客店住下静候。

宋引章随周舍到了郑州，果不出赵盼儿所料，没过多久，周舍就对她厌烦了，整日嫌子长，娼妓短，朝打暮骂，还扬言：女人到我手里，只有打死的，没有买休卖休的。宋引章这时清醒过来了，可后悔也来不及了。宋引章顾不得面子，悄悄写了一封信，托隔壁王货郎到汴梁做买卖时带给母亲，请赵盼儿赶快来救自己。

宋引章的母亲看过信后，心似刀绞，泪如雨下，拿着信就去找赵盼儿。赵盼儿虽然埋怨宋引章当初固执己见，可到底姐妹一场，不能见死不救。“这样吧”，赵盼儿想了想说，“我有一点压箱的体己银子，咱去把她赎回来吧。”宋母连忙摇头，“引章讲，周舍说只有打死的，没有买休卖休的。”赵盼儿皱着眉头，沉吟了半晌，附在宋母耳边悄悄说了几句。她又取过信看了一遍，当得知送信人尚未离时，赶快写了一封信，叫捎给引章。

赵盼儿送走了宋母，收拾起两箱衣服行李，梳妆打扮得漂漂亮亮，让跑腿的张小闲挑着行李，自己骑上马，直奔郑州而去。临行前，赵盼儿特意找来安秀才，要他随后就动身，到郑州衙门口看着，假如见她们进去打官司，赶紧也递状子，告周舍夺妻之罪，安秀才连连称谢，按计而行。

赵盼儿来到郑州，专找周舍开的一家客店住下。赵盼儿命店小二把周舍请来。周舍进门，见是赵盼儿，想起当时她阻婚之事，气不打一处来，吩咐小二关了店门打小闲。张小闲喊道：“你这瞎了眼的，俺姐姐带着锦绣衣服、花红彩礼来嫁你，你反倒打人。”周舍这才住手。赵盼儿这时赶上前去，把周舍往椅子

上一按，笑咪咪地说起自己如何喜欢周舍，当初破亲，也是因为嫉妒。周舍闻听此言，乐得心花怒放，连连对赵盼儿赔不是。

二人正说的热乎，宋引章闯进房来，指着他们破口大骂，还扬言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周舍一听，顺手抄起一根棍子要打宋引章，赵盼儿一把拉住他，“我可不想出人命官司，你这么凶，谁敢嫁你？”吩咐小闲驾起车马，准备回去。周舍一听，慌了手脚，连忙作揖赔礼。赵盼儿趁机说：“你若真心，就舍了宋引章，我就嫁你。”周舍道：“这事容易，我回家就休了她。”周舍嘴里说着，心里又犯了嘀咕，他怕休了宋引章，赵盼儿又不嫁自己，岂非两头脱空。他非要赵盼儿起誓。

周舍见赵盼儿起了誓，十分欢喜，立命店小二备办酒席，又要买红罗作定礼，赵盼儿说她早就置办妥了。二人并肩而坐，杯来盏去。赵盼儿使出浑身解数，把周舍戏弄得通身酥，遍体麻，一口答应马上休了宋引章。

周舍踉踉跄跄回到家，立即写了一纸休书。宋引章拿着休书一路干嚎着走出店来，走不多远，见小闲已牵着马来接她了。宋引章翻身上马，沿郑汴大道急驰而去。

再说赵盼儿也悄悄离开客店，上马回家。二人在十里店相遇，宋引章感激不尽，赵盼儿摆摆手，说道：“这不算什么，把休书给我看看。”宋引章递过休书，赵盼儿趁她不注意，将休书揣入怀中，把另一张纸交给宋引章。宋引章也没细看，顺手放在怀中。

此刻天已大亮，忽见前面有人骑马拦路大喝道：“贼人，哪里走！”来人正是周舍。原来他赶走宋引章后就跑到客店，想找赵盼儿成就好事，谁知人去屋空，知道上了大当，急忙抄近道赶来阻挡。

宋引章有赵盼儿在旁，胆气也壮了，回道：“你写了休书，赶我出来了，为何又不让走？”周舍眼珠一转，说道：“谁写了休书？我和你闹着玩呢。休书上手模应印五个指头，你这上面只有四个指头，不信你看。”宋引章不知是计，掏出休书，正要细瞧，周舍一把抢过来，撕了个粉碎，又得意洋洋地说道：“赵盼儿，你也是我老婆。你吃了我的订婚酒，收了我的彩礼。”赵盼儿哈哈一笑，“这些都是我的东西。”“你还起了誓。”赵盼儿轻蔑地看着他，“娼家女哪个不曾指着皇天后土发誓，若当真，早死绝门户了。”周舍气急败坏地去拉宋引章，“休书已毁，还不随我回去？”宋引章吓得浑身发抖。赵盼儿说道：“妹子别怕，真休书在我这儿。”周舍一听想来抢，赵盼儿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有九头牛也拽不出去。”

周舍无计可施，拖住二人去告官。郑州太守李公弼清正刚廉，深知周舍为人，并不听他一面之词。赵盼儿反告周舍强占人妻，又把休书呈上。

正在此时，安秀才在外面喊冤。李太守命他上堂，安秀才递状上告周舍强夺妻子，李太守问安秀才，保亲做媒的是谁？赵盼儿马上回道是她自己。李太守见人证、物证俱在，是非曲直已清，便把惊堂木一拍，当众判道：“周舍，那宋引章是有夫之妇，你强占人妻，若不看你父面上，非治你罪不可。来人，打他六十大板。宋引章仍归安秀才为妻，赵盼儿回家安居。”赵盼儿三人谢恩出衙，高高兴兴地往汴梁而去。

（据元关汉卿杂剧《救风尘》编写）

望 江 亭

清安观住持白姑姑从小出家，只身一人，无亲无故，老家只有一个侄儿叫白士中，正发愤读书，求取功名，也很久没有通音信了。清安观附近住着一位寡妇谭记儿，她是已故大学士李希颜之妻，年轻貌美，知书识礼，常来观中与白姑姑闲聊，一方面可以躲避浮浪子弟的纠缠，另一方面也可以排遣心中的苦闷。

一天，白士中突然到清安观探望白姑姑，原来他被朝廷派往潭州(现在的长沙)做官，路经此地，特地来向姑姑报喜。白姑姑闻讯自然十分高兴，当她听说侄儿妻子已死，突发奇想，何不将谭记儿说嫁给侄儿。她一提此事，白士中满口答应。于是白姑姑让白士中躲在布幔后边，听到她的咳嗽声，便出来和谭记儿相见。

谭记儿像往日一样又来到清安观闲谈，白姑姑探得这位学士夫人耐不住寂寞了，不禁心中暗喜，知道此事已成了八九分。

白士中在布幔后听了她们的谈话，又看见谭记儿举止文雅，端庄大方，十分中意。听见姑姑的咳嗽声，连忙钻出来，冲着记儿深施一礼。谭记儿见是个陌生男子，转身想走，白姑姑一把拉住，说道：“他不是野男人，是我侄儿白士中，进士及第，放了潭州州守，他没有夫人，我觉得你们二人挺般配，所以出面管管这桩闲事。”谭记儿闻听此言，见白士中年轻英俊，心里

也有几分活动，但她生怕白士中是浮浪子弟，犹豫不决。白士中急忙表白，记儿见白士中一片诚心，就答应了婚事。

白士中和谭记儿结成了美满婚姻。第二天，俩人便拜别姑姑，登舟到潭州赴任去了。

不料此事引起恶少杨衙内的嫉恨，这杨衙内依仗老子的权势，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早就垂涎谭记儿的美貌，一心要她做个小夫人，如今见白士中娶走了谭记儿，由妒生仇，便捏造罪名，向皇上诬告白士中贪恋花酒，不理政事。皇上不分青红皂白，立即下旨将白士中斩首。杨衙内趁机进言，谎称白士中十分狡猾，说是由他亲自去潭州取白士中首级复命，方才万无一失。皇上准奏，赐他势剑、金牌。杨衙内诡计得逞，得意洋洋，马上带心腹张千、李稍乘快船直往潭州。

白士中在潭州，为政清廉，夫妻恩爱，只是听说杨衙内对自己怀恨在心，生怕他来报复，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一天，他家老院公给他送来了老夫人的一封信，白士中拆开一看，原来老夫人得知杨衙内奉旨前来潭州的消息，要他预作准备。白士中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谭记儿见丈夫不回后堂，便来到前厅，见白士中拿着一张纸，摇头叹气，就走上前问道：“敢情是你前夫人寄书来么？”白士中拚命摇头，只说是一件难办的公事。谭记儿见他神色不对，继续追问，白士中只好道出实情。谭记儿冷冷一笑，说：“怕他做甚？我去会会这个花花太岁。”白士中一听，连称使不得，谭记儿说：“不妨事，我定叫他‘满船空载明月归’。”接着，她俯在白士中耳边悄悄说出了自己的计谋。

再说杨衙内带着张千、李稍来到潭州城下，为防走漏风声，他决定就在船中过夜。时值八月十五中秋节，杨衙内吩咐张千、李稍在望江亭摆酒设宴，他要临风赏月。

正当三个家伙酒兴正浓的时候，月光下一叶小舟咿咿呀呀地向望江亭划来，来人正是谭记儿，她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提一条鱼，舍舟登岸，边走边喊：“卖鲜鱼喽！刚出水的金鲤鱼！”

李稍从亭中探头一望，原来是个美貌的渔妇。谭记儿自称张二嫂，要李稍去和杨衙内说一声，让她过去做菜，好多赚些钱钞养家糊口。李稍引她与杨衙内相见。杨衙内一见记儿这等标致女子，眼直心花，魂不守舍，马上命抬过果桌来，要和记儿饮三杯。

谭记儿起初故意推脱，杨衙内心急如焚，拼命挽留，记儿顺水推舟，答应陪他饮酒。连着几大杯下去，醉意渐浓的杨衙内要李稍作媒，许记儿做第二个夫人，记儿满口应允，杨衙内喜得手舞足蹈。记儿乘势猛灌了杨衙内几大杯。

谭记儿见时机已到，便要杨衙内写篇词赋送给她，作为今日大喜的纪念。杨衙内满口答应，写了一首轻薄的《西江月》。记儿回了一首《夜行船》。杨衙内见记儿识文断字，简直乐不可支。饮酒中，记儿巧妙地从杨衙内口中套出他此行的目的，又用激将法，逗引得杨衙内将藏在身边的金牌、势剑、文书一一拿出来。记儿一面假装好奇，拿在手中，一面又连连劝酒，把三个人灌得烂醉如泥，然后把两首词塞进杨衙内袖中，拿着金牌、势剑、文书悄然离去。

杨衙内一觉醒来，哪里还有什么张二嫂，金牌、势剑也没了，三个人慌作一团。杨衙内一摸袖子，觉得文书还在，胆气陡生，带着张千、李稍雄赳赳、气昂昂地冲进州衙，还没站稳脚跟，就大叫：“小的们，把白士中给我拿下！”

白士中心里早已有数，端坐椅上，冷冷一笑，问道：“你是